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

仁宗皇帝

廣源蠻叛

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冦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欝江之原地峭絶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鬬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西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儻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

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虜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虜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復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平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內忌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求內附未即得於是始入寇　十二月甲子禮賓使知桂州陳珙為洛苑使廣南西路鈐轄兼知邕州左藏庫使廣南東路都監陳曙為廣南西路鈐轄兼知桂州遣入內供奉官高懷

政往邕州與本路轉運督捕蠻賊　二年二月丙戌廣南西路鈐轄司請于邕州羅徊洞置一寨以扼廣源州蠻賊從之　五月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黨皆遁入山林詔本路嚴捕之　三年二月乙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儂智高請內附詔轉運司與本路提點刑獄鈐轄司具利害以聞初交趾發兵討智高不克轉運使新喻蕭固遣邕州指使亓贇往刺候而贇擅發兵攻智高為所執因問中國虛實贇頗為陳大略說智高內屬乃遣贇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朝廷以其役屬交趾未聽也固言智高必為南方患願賜一官以撫之且使抗交趾詔問固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不內

冦則具以聞固言蠻夷如智高者宜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彊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而蠻夷方自相攻吾乃得以間而無事矣朝廷訖不從固言

蕭固云云摭王安石墓誌銘增入

三月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廣源州本隸交趾若與其國同進奉即許之　四年四月初儂智高貢方物求内附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亦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為仇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弊衣易穀食紿言峒中飢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

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紿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災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兵死是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寨主右侍禁張日新邕州都巡檢左班殿直高士欽橫州同巡檢右班殿直吳香死之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北作坊使陳珙通判殿中丞王乾祐廣西都監六宅使張立初賊圍城珙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三班奉職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既入珙犒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節度推官陳輔堯觀察推官唐鑑司户參軍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千餘人智高閱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

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
不報索奏草不獲遂扶珙出珙病目不能視皇恐呼萬歲
求自効不聽并立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
爲屈逾月其尸如生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楊徽之支使蘊
從與賊黨黃師宓有舊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
出庭中江水溢宋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
不聽宗旦言不已珙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及智高破橫山
寨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
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大罵遂被害智高既得邕
州即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啟歷赦境內師宓
以下皆稱中國官名

會要云改年端懿今從正史孔宗旦傳云及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桂州按五月一日邕州陷宗旦被殺八日乃破橫州傳誤也當作橫山寨傳蓋因曾鞏書亦稱橫山寨不云橫州不知何以如此誤今改之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知州秘書丞張仲回監押東頭供奉官王日用棄城　丙辰入貴州知州秘書丞李瑨棄城　庚申入龔州知州殿中丞張序棄城　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植知梧州秘書丞江鎡並棄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覲死之封州人未嘗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鬬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部監陳煜引兵

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焻兵敗走鄉丁亦潰覬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覬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茍生耶幸速殺我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覬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詈賊聲不絕投其尸於江時年三十五　壬戌智高入康州知州太子右贊善大夫趙師旦監押右班殿直馬貴死之師旦稹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狥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

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青部士卒固守城召青食青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青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內大軒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戰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陷無一人逃者矢盡與青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青害之　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寶臣棄城走

歐陽修王安石作寶臣墓碑皆稱寶臣嘗出戰有所斬

捕卒不勝乃去蓋飾說也

丙寅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閽者求先入踐死者甚衆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壬申命崇儀使知桂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

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為祕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盜賊後七日靖改為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後十日改召至都門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　庚辰命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樞與知桂州崇儀使陳曙同捉殺蠻賊仍令廣南東路轉運鈐轄司發兵

應援之尋以曙爲廣南西路鈐轄　辛巳如京使資州刺史張忠爲廣南東路都監　甲申從知廣州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簡知荊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是日廣端都巡檢高士堯擊儂智高於市舶亭爲賊所敗　丙戌命知越州給事中魏瓘爲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廣州給禁卒三千使往且聽以便宜從事洛苑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曹脩爲廣南西路同體量安撫經制盜賊　庚寅廣惠等州都大提舉捉賊西京左藏庫副使武日宣惠州巡檢左侍禁魏承憲擊儂智高在於廣州城下死之　七月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爲

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誓發軏中中軏洞潰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衆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蒐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者廣人也陷城中爲謀主緘使縛其父斬以狥賊聞之喪氣時群不逞皆旁緣爲盜緘捕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詿誤使復故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戰數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南城番禺縣令蕭注者新喻人也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舡集上流未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船烟熖蔽天大破之積尸甲如山即日發縣門

諸路援兵及民户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人每戰必勝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募民兵遂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趨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遇廣東都監張忠于白田忠戰敗被殺虔州巡檢董州康州巡檢王懿連州巡檢張宿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鄧冕皆没　甲子廣東鈐轄蔣偕擊賊於路田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逵南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融州巡檢馮岳西路捉賊王興裴用和皆没

丙戌贈張忠爲感德節度使　八月丁亥以蕭注爲禮賓副使權發遣番禺縣事　戊子詔廣南有捕獲儂智高者授正刺史賞錢三千緡絹二千疋獲智高母授諸司副使

錢三千緡絹二千疋獲黃師宓黃瑋授東頭供奉官錢一千緡　辛卯改新知秦州孫沔爲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撫使内園使陵州團練使入内押班石全彬副之沔以南方兵連爲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知英州秘書丞蘇緘爲供備庫副使　初廣州以賊遽至不及清野故賊得勢掠後緘知賊將走分兵邊村渡扼其歸路布槎木巨石幾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遂緣繞數舍入沙頭度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歸摧傷者多緘盡得賊所略之物　九月戊申儂智高殺廣東

鈐轄蔣偕于賀州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張遣三班奉職唐峴皆没偕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下入城揖州官未定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又縱部兵詆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畋檄偕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之偕舉動輕肆卒坐此敗　甲寅桂宜柳州廵檢三班借職李貴擊儂智高于龍岫峒兵敗死之　丙辰降廣南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起居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楊畋知鄂州落知諫院同體量安撫經制賊盜西上閤門副使曹脩爲荆南都監廣南東路鈐轄兼捉殺蠻賊宫苑使韶

州團練使蔣偕為潭州都監初畋與修閤智高從軍沙頭將濟江即命偕棄英州焚儲糧及召內殿承制丌贇岑宗閔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從政退保韶州故并責之時偕死已九日矣供備庫副使蘇緘禮賓副使蕭注並為廣南東路都監兼管勾東西兩路賊盜事　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經制賊盜再降楊畋等官爵又降內殿承制丌贇為內殿崇班　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覲為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為光祿少卿　庚申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洛苑使廣西鈐轄王正倫與賊鬭於館門驛死之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借職文海皆被害賊始執

從政從政罵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楊畋曹
脩經制蠻事既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上猶憂之或言
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
二廣非朝廷有也上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
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
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上
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
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　丙子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蕃
落廣銳軍曾經戰鬬者各五千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
廣南行營從狄青之請也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國
子博士程東美棄城　乙卯降空名宣頭頭子各一百道

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功　兵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　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
殿　辛巳內降手詔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
賊勢爲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
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龎籍籍曰青
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勿遣
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
聽沔等指揮　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禮賓使宋克
隆棄城克隆承賊殘擾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
諸山寨殺逃民詐爲獲賊一級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
以爲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十一

月贈王正倫丹州團練使何宗古嘉州團練使　十二月
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
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鑒死之曙素無威望既與賊遇士
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兵五萬為先鋒倉卒
被甲以前遂致覆軍　五年正月始余靖向交趾李德政
共擊賊德政亦乞會兵狄青奏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
能討仍假吏蠻兵蠻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
罷交趾兵勿用　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
助兵狄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
忠蔣偕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
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

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表用等皆追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已酉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

呂誨誌陳曙墓銘稱曙與孫抗有隙及青至抗忿以敗軍事歸曙故及誅當考

狄青既戮陳曙乃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必進也翌日遂進軍青將前陣孫沔將次陣余靖將後陣夕次崑崙嵩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

外郎歸仁鋪爲陣　戊午賊悉其衆列三銳陣以侍官軍執大盾標鎗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却右將開封孫節死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賊衆不知所爲大敗走儂智高復趨邕州王師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避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脅者慰遣使歸梟師宓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於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衆以爲智高已死欲具

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先是諜言農家種糯家收而智高為青所破皆如其諜戰
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為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
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
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數困而
心惰易敗苟待令必為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
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劔大呼斷賊陣
為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
大潰逵乃詣青帳下請罪青拊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
罪之有　甲子內出手詔遣內侍撫問廣南將校仍賜軍
士特支錢　二月癸未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為

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南捷書至上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議之力也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爲不可乃止　乙酉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桂州祕書監余靖並爲給事中仍留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乃還桂州　狄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收其保聚退守巢穴則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爲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擒耳已而果然沔始受命數請騎兵又令軍中制長刀巨斧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以騎兵破賊賊皆翳大盾翼兩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竟

賴刀斧雜短兵擣戰陣乃破人皆謂不及也　丙戌詔禮賓副使廣南西路都監蕭注內殿崇班邕貴等七州都巡檢使王成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廣南西路都監於震同追捕儂智高仍詔有能獲智高者除正刺史同功人以次甄賞之　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內園使陵州團練使石全彬領綿州防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狄諮為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右侍禁狄詠為閤門祗候諮詠皆青次子也　賜狄青埒教坊第一區　壬辰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田瑜為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周沆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貸知邕州禮賓使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

儂賊再至棄城也　乙未贈荆湖北路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爲忠武軍留後　四月壬寅狄青還朝置酒垂拱殿　甲戌廣南西路轉運使孫抗轉運判官宋咸提點刑獄朱壽隆同提點刑獄高惟和廣南東路轉運使元絳提點刑獄鮑軻湖南路轉運判官李章提點刑獄李肅之同提點刑獄柳涉以邕州平並還官　乙亥破臺諸將分三等遷資還者凡七十二人　戊寅御垂拱殿令蕃部騎兵布陣如歸仁鋪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都大提舉教閱陣法張玉遷內殿承制　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　五月乙巳以狄青爲樞密使　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

中新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爲工部侍郎時御史梁蒨數言靖賞薄孫沔旣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以蕃官蒲亞訥爲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監察御史武騎尉知廣州魏楹言智高圍城亞訥能以猛火油燒其攻具也　六月甲子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爲太子中允知兗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十二月丁酉廣南西路安撫司言捕獲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隆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姿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

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至和元年三月庚午三班奉職黃獻珪等遷官賞獲智高母子之功也　知桂州余靖加集賢院學士　知邕州蕭注遷東上閤門副使　六月乙未詔益州路鈐轄司應蠻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爲備禦時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逋入雲南故也　二年六月乙巳儂智高母儂氏弟智光子繼宗繼隆伏誅初欲留繼隆等以招降智高日給食飲或傳智高已死遂并戮之　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爲戶部侍郎東上閤門副使知邕州蕭注爲引進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南詔人與中國絕林箐險絕深接生蠻語皆重譯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爲大理所

載函其首至京師

大理國函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本傳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儂智高死於大理當考

嘉祐二年四月雷火峒儂宗旦者智高之族也據險聚衆數出剽略知邕州蕭注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勅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為宗旦保山溪篁竹間苟設伏邀吾軍未必可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子日新謂曰汝父內為交趾所仇外為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於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旦為忠武將軍日新為三班奉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一

仁宗皇帝

英宗冊立始末

景祐二年十二月安化留後允讓爲寧江節度使允讓元份第二子也上之幼也真宗擇宗室子年相若聰悟可覩者與遊召允讓入禁中旦暮誦讀共學凡動作燕嬉無一不中節及上出閤始用雲韶樂導從允讓歸外邸　四年六月甲午皇姪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宗實特遷右内率府率宗實允讓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於宮中時方六歲

寶元元年九月辛未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爲右領軍衛將軍　二年六月壬申右千牛衛將軍宗實爲右千牛衛大

將軍始自宮中出還第時方八歲

英宗實録正史並云濮王生英宗乃還第按濮王以此年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還第實録正史益不審也

慶厯元年十二月丙申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爲右羽林衛大將軍　五年十月戊寅寧江節度使允讓爲汝南郡王　至和二年十二月上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言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嘆臣仕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早爲陛下建萬世之長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恥之夫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

定謀託後事出於素況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而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閏有章氣至而四物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息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嶽瀆分寵六宮周均受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賜以職務俾內外知

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之使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之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為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文多故不載上終不以為罪述小溪人也

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即以五年上傳云皇祐中誤也

嘉祐元年正月上暴感風眩　二月帝康復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躬謝之禮　右千牛衛大將軍宗實仍養於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諸宗室莫得比　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勸帝早立嗣上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為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為嗣既具藁未及奏而上疾有瘳其事中輟

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記述要當以龍川別志為得實蓋彥博等私議英宗當立已曾具奏俱未及上爾其詔草亦非偽也蓋當日羣臣預為此奏可即降詔事不容

緩其理勢亦當爾今國史及大氏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必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載詔草更俟考詳別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謂韓琦與彥博弼同爲宰相則誤也今不取

是日知諫院范鎮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於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藉藉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惟宗廟社稷計以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宗廟社稷計而憂且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爲而陛下方且宗廟社稷計爲念

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願推向者之言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之心異時誕育聖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斷於聖心以幸天下不勝大願臣考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

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
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
五月三日入范鎮奏疏並不載於實録蓋實録鎮所修
不欲自表見爾今悉以月日追載周王薨真宗養宗室
于當考
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
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
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為不可亦豈得
中輟也　六月己未殿中侍御史趙抃上疏曰向者伏覩
陛下聖體偶小違豫中外之心莫不動搖賴宗廟社稷之
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寢康然猶上有謫

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於再三天其或者豈
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繫垂厥祥異明白丁寧
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爲而然也權宜也
機會也此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易曰大人以
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爲戲韓
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思所以答譴見妖星之警戒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
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
窺覦斷宸衷發天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
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道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深固
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之至公而裁擇焉伏況陛下春

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小陽正位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爲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爲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在言責計無家口爲戴陛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有補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　庚午殿中丞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多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務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是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悯悯然憂懼若蹈

冰炭間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訛言以相警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柬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也陛下何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可乎當誼之時漢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爲太子中外人安公私富益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何如哉陛下好學多聞且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蓋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爲憂群臣受冐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賤賤

而不顧鼎鑊之罪也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資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疏者庸足恃乎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以奉承之況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爲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謹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爲孝也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之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

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祖宗艱難之業斷自聖志昭然勿疑遴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未欲然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天地神祇宗廟社稷實賴陛下明聖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危矣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非比於漆室之女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以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不勝憤懣之誠上在位久國嗣

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
先聞而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
復反顧願公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　已卯以都城大
水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范鎮又言伏見天下以水災
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謂水不潤下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
祀天地神祇蕭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
順天時非逆天時非廢祭祀非不禱祀也然而上天出此
變者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宗廟以承承爲重故古先帝
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虛副
貳之位三十五年兵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

以政繫天下人心倏有聖嗣復違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
決政所謂簡宗廟也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
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
以塞天變

鎮以五月三日初上疏此云兩月餘則當在七月十日
庚寅未謝晴前或兩月餘字誤更詳之

七月文彥博等共議建儲未嘗與西府謀也樞密使王德
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或以告翰林學
士歐陽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於是上疏略曰自古人君
必有儲副所以承宗廟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
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僚多以此事

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甚衆然其爲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葢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副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

子則不敢專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武出武人或出養子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覦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僚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

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古今必謂此事國家之大口當謹審而不可輕發所以遲遲爾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大臣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齋於至城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愛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誠爲陛下慮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職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言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

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
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
出
韓琦舊傳云歐陽脩因水災再上疏皆留中脩傳亦云
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脩傳乃於作樞副後載之誤也
脩奏議自有日月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誤云富范益
誤以文爲范也今改之
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爲本宗廟爲重社稷必有奉
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
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
失輒降如此之災異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漢

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儻有皇子則退所爲後者顧優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爲而不可臣願陛下勿聽陰邪巧詖以誤大事使萬一倉卒之際柄有所歸致宗廟社稷不血食書之史冊爲後世嘆憤臣不願陛下以聖明之質當危亡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優游願速以時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間然亦不獨爲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感召沴氣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罰無大於此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此陰盛陽微之戒也商周

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爲刺史
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故本支強盛有磐石之安則姦雄
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繫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
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爲夾輔之勢 八
月司馬光又上疏其略曰以臣之愚念當今甚大而急者
未有過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擇此不憂而顧彼三者 謂
河患枯儉邊寇 是舍其肺腑而救四肢也不亦左手借有
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
根未建尚何益也況復細於彼三事哉今陛下聖體雖安
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不以此時早擇宗室
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

一有出於意外之事可不過爲之防哉　癸丑范鎮又上言略曰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爲德以畏天爲心至於小小議論未嘗不虛懷開納今及宗廟社稷之計乃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負陛下陛下以臣言爲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爲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奉朝請謹闔門以待萬死之罪　乙卯鎮又言臣前六奏宗廟社稷之計四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奉行也臣兩至中書遮相詰辭以拒臣以此觀之臣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

爲也爲大臣而不欲爲宗廟社稷計非所謂大臣也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今星變主兵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且不保其爲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

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閣同知諫院范鎮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爲非即當加臣萬死之罪以臣爲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爲臣轉官遷職也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其略曰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挹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未聞人主以爲諱也及唐中

業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獻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畏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鬭蓋自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國家聦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何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

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而不能已也　范鎮又以書遺執政曰諸公視今日之事與前日爲孰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以爲他日易而可爲則今日不爲難也以爲今日難而不可爲則他日不爲易也此所謂難易有機而不可以忽也事早則濟緩則不及先聖賢所以貴於及機會也諸公謂姦言已入今日不可彌他日可以彌乎先是執政諭鎮以上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故鎮書及之　十一月辛巳范鎮入對垂拱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趣臣赴臺臣雖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爲是然久而不決者竊恐左右

近習以爲陛下已安不用爲此以惑陛下是佞邪無識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爲此輩臣愚謂陛下旣安尤當爲之以荅天意天意報況必蒙子孫無疆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輔佐陛下以爲宗廟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慮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有異議者乞令與臣廷辯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穪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鎮待罪幾百日鬚髮爲白至泣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

己丑新除戶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鎮復爲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嘉祐二年二月己巳右正言吳及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繫心宗社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旣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𢥞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　二月己卯起居舍人集賢

殿修撰同脩起居注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副為言冀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請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六月庚戌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包拯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采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預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厚福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庚子汝南郡

王允讓薨帝臨奠詔特屏桃茢祓除以示親厚賻恤加等
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贈濮王謚安懿命龍圖閣直
學士向傳式入內副都知任守忠護葬　六年閏八月丁
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日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
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跡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
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以國家
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
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
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則斷自聖志早
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
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劄子復面請之上時簡默不

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無人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宰相問光今日復何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韓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諭意不復言

九月司馬光復奏臣前乞檢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

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
聞爲之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成帝即位
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
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
深思遠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
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
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繫遠近之心它日皇
子生復使之退居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
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揄光所言後十日有詔
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
人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

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
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
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公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
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
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
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
豈可勝言哉上久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
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
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
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

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逮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詔賜錢十萬

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銘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臺記云洙仰藥死當考

十月壬辰起復前左衛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爲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内復出知江州吕誨章

按神宗朱墨二錄誨附傳並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定議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墓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表文不存此本不知何時也誨

之孫僅嘗爲誨補傳乃有此跡亦不知何從得之長編

拔取附見九月末今此獨不載

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所議當出聖擇上曰宮中常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名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啟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獨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

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宜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
可也遂降此詔　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
堯臣勸上早立嗣上既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
繼范鎮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爲外知者不可勝數
包拯爲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
稍怠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內
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欲以此感動上意乘間即言宜早
立嗣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
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
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
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爲天下長慮流福至今況宗子入繼

則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慶傳之萬古孰有踰陛下者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也於是因光等言卒成

上初意然宗實猶固辭也

韓琦新舊傳云包拯范鎮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按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猶在江寧十二月召為開封府拯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自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太子蓋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略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稱呂誨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先自納於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今亦略加刪潤以俟考求

癸巳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王獵為宗正寺

伴讀獵為宮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

起復右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

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

者蓋器識遠大茲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宗實表四上乃

從其請　七年正月辛未復命宗實為泰州防禦使知宗

正寺濮安懿王服除故也　三月癸丑大宗正寺言右屯

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乞還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勑告詔不許　七月丁卯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

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　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

曰自至和中聖躬不豫之後天下之人栗栗惴惴無所寄

命曰望上穹眷命降生聖嗣内承九廟祀享之重外安四海億兆之心天貺莫期未如民志朝廷百執事州郡之吏下至韋布草萊之士抗章交疏引今古陳災異請擇宗室親賢早建儲嗣危言切論感動人聽者百數夫爲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爲徼利托附之人哉蓋發於至誠爲宗廟社稷無窮大計他日四海生靈死亡之命豫求安全深思遠慮而言也陛下納諫從善博傳古今治亂之要知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道在乎順民欲而安衆心也故去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後天心導迎景貺而俟與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歆重祭享而備主鬯之職下以順悅人情表灼聖意而示彊

宗之勢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揺揺之心一旦而定他日聖嗣降育則稍還其秩使還本邸進退之命無傷國體莫不稱慶陛下有堯之至仁舜之大孝漢文之恭儉以睿謨英斷非近代中庸之主所可企及厥後稍稍寢閣稽緩四方觀聽豈無憂疑或罪宗實以爲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爲辭讓或者流言云事由宮中嬪御宦官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微惑且婦人近幸不識國家大計苟務一時慰悅陛下而不知反沮壞美政睽隔英斷爲害甚大也風聞宗實自有此命而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

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令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嘆息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自古天下禍亂之始未始不由繼嗣不立付屬之心不豫定而遂至後世爭奪危亡使天下赤子糜爛塗地而受弊者也況數歲以來災異頻數不可勝紀今春徐陳許蔡迨京畿之民訛言相傳拯土而食迨又龍闘於南京之舊驛盛夏火王金當消伏太白芒角盛大淩犯熒惑又太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為兵為凶為人心不安此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為陛下言之者陛下於此時豈可尚復優游持養聖斷不早恐懼脩省息咎天戒哉夫天下者聖祖神

宗天下傳至陛下當思先帝付託之重使宗廟社稷生民有所依賴天下忠臣節士有所取正無令漢成帝獨有美名也前日未命宗實人人上言早建儲副今日乃無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人不忠也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補一宗正官雖非繼嗣似有主名而陛下猶豫遲疑自冬徂秋十月矣中外之人無貴賤賢愚人人自顧私計懼陛下見疑獲罪不敢出一言但日聽朝廷所為以小治亂而已臣職為諫官儻又不言則誰為陛下言者故臣區區憂國之心顛沛傍徨而不能自已也闇因請對言宮掖宦官有以上惑聖聽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上問闇欲別與一名目闇對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已

與執政大臣議之上曰當別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爲皇子之議　八月丙子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許之初宗實屢乞繳還告勅上謂韓琦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者召之稱疾不出琦與歐陽修等言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勅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先聽宗實辭所除官上曰勿更爲他名便可立爲皇子明堂前速與了當琦因請諭樞密院及張昇至帝面諭之昇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繫屬但姓趙者斯可

矣昇遂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付外施行既退輔臣未至廳中使已傳手札至中書　丁丑琦召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疑焉戊寅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悔外議皆云執政大臣強陛下為此若不出自陛下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也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衆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曰陛下能獨斷宗廟社稷計此天下之福也退而草詔以進　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由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智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於宗子近藉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迺崇執謙退久不受命

朕默嘉之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宗廟也其以爲皇子　辛巳上悉召宗室入宮諭以立皇子之意　壬午詔入内内侍省皇城司即内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子名曙　八月辛卯司封郎中李受爲皇子伴讀改宗正寺伴讀王獵爲皇子位說書受江南人也大宗正寺言皇子累奏辭所除恩命詔即還其奏　壬辰詔權以皇城司廨宇爲皇子位仍命入内高班王中慶梁德政發車乘津置行李入内上既下己卯詔書皇子猶堅卧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過於人遠矣

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
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
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
既爲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本宮族屬敦勸及選親信內
人就諭旨彼必不敢違　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絹各
一千　詔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寺從古沂州防禦使
襲國公宗鄂敦勸皇子仍與濮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內
皇子若稱疾即乘肩輿　乙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
是夕使者往返數四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
擇異日　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及諸陵　辛丑皇
子以肩輿入內先是宗諤責皇子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

拒君父之召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人孰汝殪置汝於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於惡名爾皇子初讓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之筆也每一表餉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於朝方得厚謝爾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爲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卧内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宫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爲萬世計而立爲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藩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内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不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

外閤之相賀　甲辰皇子見上於清居殿自是日再朝於內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爲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仁宗皇帝

李瑋尚福康公主

慶歷七年五月丙子東頭供奉官李瑋爲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福康公主也瑋用和次子上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顧無以厚其家爲使長主降焉　嘉祐二年六月丙寅進封福康公主爲兗國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戊辰淑妃苗氏爲賢妃兗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内於是翰林學士胡宿言兗國公主議行册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前未有此禮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

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正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爲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示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屢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禮今施於兗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無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自昔令進綸告若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冊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採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

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不從　七月丁丑特贈賢妃三代爲東宫三少官　乙未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夫家採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吉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降日令李瑋主婚之人具合用鴈帛玉馬等陳於内東門外以授内謁者進入内中付掌事者

受之其馬不入從之　丁酉兗國公主受册百官拜表稱

賀　八月戊申兗國公主出降　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

謝燕於禁中　五年九月庚子降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

李瑋爲和州防禦使仍與外任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

母又忤公主意公主夜開皇城入訴禁中瑋皇恐自劾故

有是命明日免降官止罰銅三十斤留京師

吴及傳云及爲諫官論入内都知任守忠陵轢駙馬都

尉李瑋及内降當考陵轢事增入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宫門之禁時其啓閉寺

人掌女宫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絶非常故漢光

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

明日賞鄧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僞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中禁略無機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劾開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呂誨等亦以爲言皆不報　十月庚申兗國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並遠小處監當入位祇候梁懷吉配西京灑掃班自今勿置都監别選內臣四十以上三班等院使臣五十以上無私罪者二人在宅勾當內臣年十五以下二人入位祇候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上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遂之因省員更制

七年二月癸卯梁懷吉又勒歸前省不知何時復召入也

六年十月庚辰朔駙馬都尉李瑋言奉詔舉官爲將領而臣家有賓客之禁無由與士人相親聞柴宗慶等當時得與禁近往還臣輒援例而請之詔具凡所接見賓客以聞

七年二月癸卯詔兖國公主入內安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勒歸前省諸色祗應人皆散遣之瑋貌陋性樸公主常庸奴視之韓氏復相離間公主常與懷吉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楊氏夜開禁門訴於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懷吉等既坐責公主恚懟欲自盡或

縱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爲召之諫官楊畋司馬光龔鼎臣等皆力諫上弗聽光又言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然公主意終惡瑋不肯復入中門狀若狂易欲自盡者數矣苗賢妃與俞充儀謀使內臣王務滋管勾駙馬宅以伺瑋過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請以巵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

荅項之上與皇后同坐苗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瑋得尚主今奈何欲爲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是也務滋謀訖不行尋有是命

此據司馬氏記聞及奏議悵吉先配西京灑掃班在五月十日庚申其復召不得時月

三月壬子兗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察使李瑋爲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瑋兄璋上言瑋愚騃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絕上將許之司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貴其家今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愁殆不聊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故物思平生

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戚慢愴之心乎瑋瑋既蒙斥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遂并責公主待李氏恩禮不衰且賜黃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婿也

此據司馬光記聞云

十一月乙巳進封沂國公主爲岐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李瑋改安州觀察使復爲駙馬都尉熙寧八年二月丙寅濟州防禦使李瑋復爲彰信軍留後駙馬都尉瑋以莊孝大長公主薨故謫至是復之

文彥博叱史志聰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中跣禱於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既捲

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　戊午宴契丹使者於紫宸殿宰相文彥博捧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宴　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彥博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夕宮中飲酒稍多令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繫宗社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相知

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令疾勢少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　庚申詰內東門小殿問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彥博等曰且爲天子賜赦消災彥博等始議降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之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譫語爾何遽如是汝若死使宮中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無得輒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上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側者惟十閤

宮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二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禁中而無名　辛酉彥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設幄宿於殿中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日何論故事也　近臣禱於在京寺觀天下長吏禱於岳瀆諸祠　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　癸亥賜在京諸軍特支錢兩府求詣寢殿見上史志聰不之口富弼責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卧内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内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大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上神思浸清寧然終不語

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辛未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第者各宿於其府

二月甲午詔兩制以上日問候於內東門餘皆罷之

甲辰御延和殿帝康復　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壬申以聖體康復命宰臣謝天地社稷宗廟寺觀諸祠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

英宗即位

嘉祐七年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爲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口　庚申皇城使端州刺史入內副都知石全育管勾皇子位　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

十一月戊辰皇子從入位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同閤

門定皇子齊州防禦使立班請於皇親本班之前别爲一班閤門祗候在使相之下從之是歲冬至皇子由内東門入賀時與駙馬都尉李瑋同幕次中使以官先入瑋瑋曰内朝以親皇子天下本不敢先中使復入奏乃先皇子

此據政和會要

八年二月癸未帝不豫　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三月乙丑以聖體康復宰相臣僚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辛未晦上暴崩於福寧殿是日上飲食起居尚平寧甲夜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宫門召輔臣皇后曰此際宫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黎

明入禁中又取粥於御廚醫官既出復召入使入禁中守之

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為某不敢為因反走輔臣共執之或解其髮或被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侯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又召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珪皇懼不知所為韓琦謂珪曰大行在位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昳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殿前哭止韓琦宣遺制英宗即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

蔡氏直筆云仁宗暴崩慈聖光獻皇后秋不發喪密召

英宗又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卻閤候曉開內東門乃啟垂拱殿後門宣上旨令大臣升垂拱殿入宰相韓琦而下至福寧殿下再拜升階扣簾欲進內侍言皇后在此琦卻立后發哭曰天下不幸夜來官家忽然上僊大臣發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東宮何不便宣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後莫有人爭琦曰更何可議擬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捲簾時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謂同列曰適來敢亂發一言耶於是宣珪草遺制殿帥郝質戒殿前班兵曰令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質扣殿陛曰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后后許之時英宗散髮被面

覆以帽子質傢摺笏拂開髮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按司馬氏日記則英宗在外翼日召入韓琦家傳亦云遣中使扶侍皇子須臾皇子到與日記畧同如直筆所載琦對后語若果有之家傳必不肯遺恐出於傳聞未可信也又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都質實爲馬軍帥直筆蓋誤令不並取邵氏見聞録亦云仁宗大漸之夕光獻即召英宗入翌日大臣方入英宗即位與蔡氏直筆同然實録本紀皆云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召入也實録曹太后傳獨云先召皇子入翼日乃召輔臣更須考詳

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服緋紫及十五年者與改服色優賚諸軍如乾興故事所費無慮一千一百萬貫疋兩在京費四百萬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詔天下官名地名人名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總管　己亥立京兆郡君高氏爲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之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仁宗嘗謂太后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旣長出宮慶曆七年歸於濮邸封京兆郡王於是正位　己酉追贈皇后三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二